

客串
过来人
□杨丛

那年落榜去挖矿

那一年，我高考落榜。痛苦之余，为了寻找出路，我跟着表哥去挖矿。

挖矿点在远离家乡的云南红河岸边，车子到了矿山下就没了路。一下车，仰望着矿点的大山，我不由心里发怵。大山丛林密布，直插云霄，近乎九十度的陡峭；山脚下，红河滚滚，翻卷着浑浊的激流。人向上攀爬时，一脚踩空，可能就会滚下山崖，落入河中。

“以后，你们就是在这里挖矿。”我们刚气喘吁吁爬到半山腰，老板便指着不远处一个又深又黑的洞口说。我仔细一看，只觉脊背发凉：一个鼓风机“嘟嘟”地往一个山洞里鼓风换气，一台小型拖拉机从里面开出来，拉着矿渣土，沿着狭窄山路下去找地方倾倒。

老板把我们带到了“宿舍”，那其实是一个个战地猫耳洞一样的浅洞，里面铺着三张床，一侧留出窄窄的过道。说话间，外面有人呼喊“要放炮了”。不久，就听一声巨响，震得山上土石哗啦滚落。晚上，我们吃过“工地餐”——一肉二菜，味道还行——老板便和我们签了合同：每人以一个“角份”入股，没月薪，供吃住，待金矿开采出后，按“角份”分成；如果颗粒无收，那就分文全无。其实这在招工时，中介早说过，但我心里仍七上八下。我明白，我们是淘金，也是在“赌运”。只是一想到已走投无路，我倒平静下来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就“赌一把”吧。

从此，每天早上，我们匆匆吃过简单的早点，就钻进洞里去挖矿。我和表哥负责驾驶拖拉机拉矿渣，我们小心翼翼地开进洞，小心翼翼地运出矿渣，小心翼翼地倾倒在洼处——微型拖拉机是在山脚拆散后，用

缆车吊到山腰后组装的。而这里的地势，就连中途休息去方便一下，也得用手抱住树木，怕一不留神就会滚下山去。到了晚上，工地不通电，洞外一团漆黑。大山面目狰狞，满山虫声唧唧。大家都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山洞里，抽抽烟，聊聊天，或蒙头大睡。日子过得艰苦而乏味。

第二天，我决然地离开了。后来，复读的我顺利考上师范学院，终于有了份安稳的工作。而矿点也幸运地开采出金矿，表哥拿着丰厚的股金回乡盖起了小洋楼，又在镇上开了家商铺。

现在想来，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，清醒比坚持更重要。那一年，表哥的知难而进，我的知难而退，应该都是最好的选择。

她护我小，我护她老

□马星雨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现代服务管理学院旅游管理 2019 级一班

奶奶常说，她喜欢文文静静的女孩，偏命不济，生了个泼皮破落户的闺女——她看不惯我姑姑。她说幸亏孙女随她，老实顺溜，听话招人喜欢——所以奶奶疼我，我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到她心坎上去。

我属于半留守儿童。一周岁时，父母便把我撇给奶奶，自己到外面打拼，一周才回家一次。奶奶事无巨细地照顾我，可父母每次回家都嫌奶奶对我太溺爱，说早晚会“毁”了我。但奶奶待他们走后，依然行我素，我都上幼儿园了，她还要帮我洗脸。

父母总说奶奶“护犊子”。因为我脑子笨，动作又慢，有时生病了，晚上作业没做完，奶奶便让我先休息，说等上学时她去跟老师解释；要是在学校有人欺负我，奶

奶更是挺身而出。为此父母没少和奶奶吵，他们认为我受欺负是因为自己不强大，跌倒了要自己爬。可奶奶坚决不赞成。奶奶说：“幼苗就得护理，否则让杂草欺负会影响生长。待苗儿长大，那些草儿不除，也不碍事了。”

奶奶只读过几年书，这是她一辈子的憾事。她常唠叨，说当初她也是学霸，都怪家庭成分不好，最后只好回家务农。奶奶这话我信。我上小学时，作业都是由奶奶辅导。奶奶常戴着老花镜坐在窗下帮我检查作业，晚上她还要提前把我第二天的课程翻看一遍，再把课本上的练习题抄在笔记本上，白天空闲时就做一遍，她说这样待我下午回家做作业时，她辅导我便能做到心中有数。

到了初中，我学习成绩还是

原地踏步，父母给我报了辅导班。可我去上了几节课便不愿去了，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没什么帮助。结果也是奶奶和父母舌战了几个回合，终于让他们放了我一马。

后来班主任建议我读职专，可我想上高中后考大学。父母敲打我说，就我那点分数，读高中也白费，考不上大学的。奶奶又站出来，要尊重我的意见。“愿赌服输，自己选的路自己走，高中的毕业再读职业院校也可以。”上了高中后，我学习有些吃力，便生了厌倦之心，迷上了课外书，周六周日常泡在图书馆看闲书。父亲要对我“家法伺候”，奶奶再次把我挡在身后，她冲父吼：“你敢打她一下试试！闲书

我敢打她一下试试！闲书

</